

光阴絮语

# 渔舟唱晚 响穷彭蠡之滨

□ 王一民



心香一瓣

## 盛放的三角梅

□ 吴阳

我的家乡湖口县，位于鄱阳湖流入长江的口岸，因此而得名。正是王勃笔下“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”的那片水乡。不仅盛产鱼米，更产歌谣。记得小时候常听到一首歌：日出东山红满天，划开我的小渔船。打得鱼儿长街卖，买回粮米带油盐。

我生长于湖口水乡，自幼听莺啼燕啄长大，得布谷黄鹂争鸣的旋律滋养，于学堂之外也学会了不少民歌童谣。那时候不觉得有什么意义，后来却成了我初学写诗的动力。

湖口县地域偏小，却处于江湖交汇的要冲。人口不过二十几万，却被原文化部授予“中国民间艺术(戏曲)之乡”称号，人民爱看戏，还爱演戏。多的时候拥有超百个业余剧团，剧种繁多，青阳腔、弹腔、采茶戏、黄梅戏和文曲戏十多种，其中湖口青阳腔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人们在说话交谈中，自然而然地戏词儿满天飞，“老先生请上坐”“谢过了”……带腔带调的应酬话，体现出传统文化根基。

农忙时不唱戏，却产生了民歌童谣，这些民间创作的作品多流传在妇女之中。三五个妯娌围坐树荫下，手里的针线和嘴里的歌调一起翻飞，那民歌小调，就这么从针线里淌出来。我的族房二嫂秋菊和族侄媳梅春梅尤其是唱不完吐不尽的主角。初中毕业那个暑假，我回家等中考通知，有一天下午，午后就去听她们唱歌，真是开了眼界。她们的歌词很丰富，内容竟有十来种，春种、秋收、婚嫁、丧事都有，男欢女爱、恋情相思更多，你唱一个，她唱一个，依次轮唱，歌喉的受用。

我走近人堆，找了一个蒲凳儿坐在二嫂旁，春梅正在唱《十二月飘》：“正月子飘，是新年，我到香堂去拜年，去拜年咱我的干哥！”

有人插话：干哥哥是哪个？春梅笑着

说：是哩个村词。又一个说，你干哥是大龙吧，群体帮腔：要唱大龙。我本想凝神细听，去捕捉歌尾的余韵，可周遭全是笑声、起哄声，织成一张密密的网，那唱词就像湖面一缕轻烟，明明在眼前却抓不完整。春梅只得改口，唱道：我跟大龙去拜年，去拜年咱我的干哥。

静下来之后，我听懂了春梅唱的一首《放牛歌》：

细伢崽，哪里忙？  
我在家公墩里做放牛郎。  
几蔓的草？  
一尺长。  
几满的水？  
一满塘。  
哪里困？  
家婆房。  
用么得盖？  
厚衣裳。  
恰么事饭？(“恰”即“吃”)  
芋头馍。  
有么得得？(下饭菜)  
鸭蛋黄。  
成还是没？  
我有尝。  
为么事不尝？  
留着带回来接姆姆娘。

这首歌触动我的神经，那一句“留着带回来接姆姆娘”像是一颗石子投进心湖，漾起全是对家乡的眷恋。我要是考取了九江的学校，就不能经常回家看老娘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首歌里的放牛郎分明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牵挂。

《放牛歌》在结构上突破了七字句，采取了问答式，通过层层细节从水草到吃住，把一个外孙儿到外公家去放牛写得详细。最后笔锋突然一转，转到对母亲的爱，一个未成年的放牛崽就有这样的情怀，怎不打动人心？

后几年我在专区采茶剧团工作，有一次到湖口参加文艺汇演，听到一首新歌，

结构上别有趣味。是一首另辟蹊径的童谣，题目是《细伢内》：

细伢内，灰里滚，打发大哥去买粉。  
买得粉来不会搽，打发二哥去买麻。  
买得麻来不会搓，打发三哥去买梭。  
买得梭来不会织，打发四哥去买笔。  
买得笔来不会写，打发五哥去买马。  
买得马来不会骑，打发六哥去买犁。  
买得犁来不会耕，打发七哥去买针。  
买得针来不会缝，打发八哥去买弓。  
买得弓来拉不动。  
拉不动，怎么办？  
八个哥哥一齐恼。  
拉起细伢子往上抛。  
一抛抛到九霄云，  
腾云驾雾变成一条龙！

这首童谣不仅采用传统童谣经典的“连锁调”结构，环环相扣，层层推进，有一种天然的韵律感和游戏性。八个哥哥的配置代表了集体的力量。灰里滚的细伢子在八个“无能”的哥哥的集体合作下将他抛出去，幽默地变出奇迹，实现了望子成龙的愿望，充满了浪漫主义想象。这是推陈出新的一个标志，创作者是乡文化站的青年干部，后来考取了省文艺干校，成长为有成就的导演。

男婚女嫁是乡里的大事，仪式感特别强，婚礼上的哭嫁歌在鄱阳湖边有多个版本。我二嫂秋菊唱的《哭嫁歌》最为真挚动情。她是这么唱的：

一粒谷，两头尖，  
爹娘养我十八年，  
千年万年留不住，  
婆家打轿到门前。  
爹哭三声送上轿，  
娘哭三声泪涟涟。  
哥哭三声起轿走，  
嫂哭三声羞我脸。  
哥哥嫂子莫笑妹，  
我真真哭诉衷情。  
桃树开花结桃子，

荷花出水莲蓬清。  
女儿长大要出嫁，  
拜拜父母别家门。  
一口奶水一口饭，  
肩驮怀抱长成成人。  
今日分手人家去，  
一生难报父母恩。  
拜托哥嫂多劳顿，  
从此我是别家的人。  
亲人哪，呜呜……

秋菊的男人我叫二哥，他会吹笛子，拿手好戏是《斑鸠调》。只要把那支暗红的魔笛往嘴边一就，变幻无穷的笛声真能把鸟儿引来。他最喜欢听老婆唱《哭嫁歌》，却常说反话，哎呀别唱了，自嫁到我家来就不想回娘家去。二嫂啐他一口：还不是因为你！

春梅的丈夫大龙很能干，除了种庄稼外，还是村里采茶剧团的当家花旦。瓜子脸儿贴上鬃角，活脱脱像个美女，他和村下屋的东生合演的《庆祝姻缘》迷倒不少人。此外，还与人合作打造了一条渔船。每逢秋季湖港秋汛到来，便拉着伙伴下水打鱼，常常早出晚归，只要听到有人唱起“喜鹊满树喳喳叫，向你梁儿报喜来”，就是他扛着鱼回来了。后来我创作《鄱湖渔歌》就是因为沾了他的鱼腥味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退休二十多年一直跟着孩子在南方客居，远离了故土，也淡薄了民歌。不料在春节期间，从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，拉长音调唱道：

细伢内，你为什么走得那么远，那么久呀，  
细伢内，你几时回转，回转来看看家因？

这首歌好像是对我唱的，这声音像二嫂秋菊，也像侄媳梅春梅，唉，都不是，她们早就收口不唱了。是彭蠡之滨飞来的天籁之音，是新时代故乡人亲切的呼唤，我不由得心头震撼老泪纵横……

家园厚土

## 香草庐

□ 谢贵芳

百年老宅的砖瓦间，总藏着光阴酿就的甘露。当暮色漫过飞檐，儿童的嬉笑声与读书声在回廊里相遇，岁月便在这时空叠影中愈发醇厚。

门楣上“香草庐”三字，仿佛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味，收藏着一个世纪的烟火气。青砖墙面上的苍痕，是岁月用雨水写就的日记，将我牵进回忆的小巷。

这座始建于20世纪10年代的两层砖瓦房，坐落在一个名叫野鸡坑的村庄。野鸡坑是我的家乡，而那栋两层砖瓦房是我曾住过的老宅。12间厢房呈回字形排列，容纳过好几家人的柴米油盐。厨房里飘出的炊烟，与人们的谈笑声、孩子们的嬉闹声，交织成生活的乐章，温暖而亲切。

天井是香草庐的灵魂。四四方方的青石板围出一片天地，雨水从瓦檐滴落，串成晶莹的帘幕。每逢雨天，我们搬着小板凳，仰头看那雨帘如珠串般垂落，伸手去接，凉凉的水珠溅在脸上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最妙的是暴雨初歇，阳光刺破云层，将天井染成金色。我们赤脚踩着积水，看水面倒映的飞檐如游龙戏珠。

二楼铺的是木板，既是生产队的粮仓，也是孩子们的天堂。木楼梯吱呀作响，踩上去总让人提心吊胆，生怕一脚踏空。楼上堆满了生产队的工具，麻袋、箩筐，还有一摞摞竹匾，匾里晒过的花生、红薯干，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

我们在这里玩各种游戏，最常玩的便是捉迷藏。有一次，我找了个绝佳的藏身之处——稻草堆。我躲在草堆里，紧张得屏住呼吸，听着小伙伴们寻找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心跳如擂鼓。慢慢地，脚步声远去，我也沉沉睡去。醒来时，炊烟氤氲了整个村庄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如一条金色的丝线，将童年的秘密缝进记忆深处。

门口有两口大水塘，倒映着天光云影。晨光熹微，大婶大姐们的棒槌声惊散

了鱼群；正午骄阳下，老水牛将半个身子浸在塘泥里打盹；待到暮色四合，蜻蜓在水面写下无人能识的“天书”。

我们光着脚丫踩进塘泥，摸鱼或捉泥鳅。泥浆从脚趾缝里挤出来，凉丝丝的。水塘中间是一条大路，长着一棵巨大的榕树，枝繁叶茂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村民们都相信，那是我们的守护神，护佑着代代平安。夏天到了，浓密的树叶间挂满了黑红色的榕树籽，我们坐在树杈上，一把把摘下来塞进嘴里，籽粒清甜，满嘴生津。累了，我们便躺在树干上，听风吹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榕树在低声讲述古老的故事。

夏日的池塘是我们的魔法剧场。我们自制捕鱼工具，找个罩网，在网底绑上几块石头，让网沉到水底，再在网顶系上一根长绳。来到水塘边，沿着塘岸慢慢拉动，网拉上来，里面全是活蹦乱跳的小鱼、小虾。这些新鲜的“战利品”，经母亲巧手烹饪，变成桌上鲜美的佳肴。那滋味，现在想来仍然令人垂涎。

时光流转，保存完好的香草庐，如今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。儿时的痕迹和记忆犹在，但多了许多新的元素。老物件被妥善摆放，成了承载旧时光的展品。崭新的图书整齐陈列，“香草讲堂”充满现代气息。香草庐不再只是孩子们的乐园，而是人们学习知识、了解村史的好去处。

当月光漫过修复过的瓦当，当雨水渗入修葺过的墙基，这座老建筑正以温柔的姿态，将几代人的故事酿成岁月的甘露。那些被木楼梯记住的脚步声，被青石板收藏的笑声，被老榕树见证的成长，在时光的窖藏中愈发醇厚。

暮色渐浓，紫云山寺的钟声悠扬响起，惊起一群归巢的麻雀。几个孩童追逐嬉闹，身影与儿时的我们重叠，仿佛时光在香草庐的砖缝里打个转，又汨汨流向远方。

怡情诗笺

## 青阳腔

□ 梅曙平

一  
戏台是旧的，像被时间嚼过的年轻  
圈划在村口的空地上  
幕布是蓝的，染过无数次青衣的染料  
此刻，它垂下来，遮住后台的二胡声

一群老人，脸上皱纹是另一种年轻  
高腔出入喉咙，像开一把生锈的锁  
钥匙丢在了几十年前的某个夜晚

唱腔起来了，不是唱，是喊  
从丹田里挤出，带着泥土和汗水的咸味  
旋律的尾声，绵长如河

“啾——呀——”  
那声音拖得很长  
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 
它穿过戏台，穿过村庄  
穿过一茬茬看客的骨头

唱的不是王侯将相，才子佳人  
是土生土长的自己  
声音里有一种东西，  
比悲伤更重，比喜悦更轻  
重如石钟，轻如琵琶

戏散了，人走了  
戏台又空，被遗忘的是节令  
唱腔在空气里飘着  
像一缕不散的炊烟  
又像一句吞吞吐吐的话

高腔的根在土地里  
立定脚跟，必将拔节扬花

二  
高腔从江湖交界处传来  
风前独抖了一抖  
泪水已浸满月光  
远方，大水走泥  
一叶轻帆抖着水袖  
载着卖唱人走北闯南

灶火照着娘的眼睛红

多少女人，命如青衣  
村落的面容，肃穆又整齐  
鄱湖水流的过去一片朦胧  
油菜花年年铺在长江的两岸

这百年乡愁的存放地  
纵有千古，横有大江  
高腔在光阴里的走势  
还待早谷熟了又落种  
还待山风吹乱窗纸上的松痕  
高腔这才如吹不散的心头人影  
一答一应地认了真

三  
水袖是两匹未写完的信笺  
在月光里晾着，晾着  
就晾成了秋后田埂上  
那层薄薄的白霜

唱一句，光阴就长一寸  
像鞭子，在春天里妖娆  
像早谷提心吊胆  
头颅低垂

戏台旧如青衣  
纹理嵌着上一世的胭脂  
碎步如鱼鳞的波浪  
踩着摇摇晃晃的人间

锣鼓一响  
角儿就成了别人的故事  
耳边有泪，有痛  
像往年水灾的收成

唱到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  
哽咽 不是忘了词  
是一个顿挫与留白  
是鸟儿飞走后，空荡荡的夕阳

戏散了  
月亮掉进空空的戏台  
洒在晾开的青衣上  
那是年复一年的霜

离开这片热闹的广场，不远处横跨于都河的集结大桥豁然映入眼帘。这座现代化景观斜拉桥，连通着于都老城区与贡江新区，也连接着历史的渡口与今天的新城。集结大桥上，灯光璀璨，七彩霓虹倒映江面，如星河在水，彩虹卧波，好一派一江碧水、两岸繁华的美景。

就在同一片河水之上，1934年10月16日晚至10月21日拂晓，中央红军8.6万人分批夜渡于都河，踏上万里征途。为纪念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渡河，北上长征，大桥取名“集结”，与于都河上的“长征”“红军”“渡江”“胜利”等其他桥名共同串联起长征史。

在大桥中段，一对年轻夫妻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悠闲漫步。他们时而停下来欣赏风景，时而驻足拍照。一家三口，步履从容，就像今天桥上平缓流动的于都河，再也不必像90年前的先辈那样行色匆匆。

正是今天这些年轻人的祖辈们，曾经倾其所有，主动拆下家里的门板、床板、房梁、店铺板、瓜棚木、贴着“囍”字的壁板，甚至寿材，全民上阵，在于都县城东门、南门、西门等8个渡口，建起5座“昼藏夜通”的浮桥。这5座浮桥就像生命方舟，满载红军秘密渡河。

当年百姓用门板、房梁搭起的生命浮桥，早已化作跨越时空的丰碑。走过集结大桥，来到北岸老城区，桥头这座名为“集结方舟”的红色文化雕塑，正是对那段历史的深情致敬。“集结方舟”内，一把冲锋号斜上方45度朝向于都河对岸的天空，仿佛有嘹亮的号声穿透时空，唤醒那段峥嵘岁月。一条绕着冲锋号的红飘带迎风飞舞飘扬。90年前，正是在这号声的引领下，一支从江西出发的红色革命队伍，冲破反动派的围追堵截，不远千山万水，不怕远征艰难，跨越十余省，最后到达陕北。从此，中国革命的征程上，便系上了一条永不褪色的红飘带。

满街的三角梅依旧热烈绽放。它从90年前的春天开了到今天，从红军的出发地开了到新时代的征途上。它耐热耐旱耐贫瘠，从不低头；它聚小花成簇，凝心聚力、坚韧不拔、蓬勃向上。当年披荆斩棘、开辟前路的革命先辈，用青春与生命筑牢家国基业；今天的青年一代，正接过时代的接力棒，续写新的奋斗篇章。百年征程书壮志，万里长征正青春。他们必将以自己的方式，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奋力奔跑。



第 2379 期  
邮箱: cuiilan1972@sina.com  
电话: 0791-86849202